铁胆克雄关 天险变通途

■曾张旭阳

秋意渐浓的腊子口，层林尽染，红得热烈、黄得明净、绿得深沉，彼此交织，层层叠叠，如一幅浓墨重彩的画卷，静静地铺展在山峦之间，显露出沉静而深邃的壮美。

在这斑斓山色的环抱中，腊子口战役纪念碑巍然矗立。9.16米高的碑身，寓意着那个决定中国革命前途的日子：1935年9月16日。碑顶一颗红五星，在秋日澄澈的蓝天下灼灼生辉，像一簇不灭的火，点燃了整片山谷的肃穆。

走近碑身，当指尖触碰到冰凉的石面，一股经过岁月沉淀的温热却从岩体中涌上心头，让人不禁沉思：这里的每一道崖壁、每一寸砾土，都曾见证过一场怎样惊心动魄的战斗？又究竟是何种力量，让一支衣衫单薄、粮弹匮乏的队伍，在天险绝壁间硬生生凿开了一条通往胜利的路？

一

1935年9月，北上红军走到了长征途中的最窄处——腊子口。

窄在什么地方？窄在腊子口天造地设的险要，窄在彼时红军命悬一线的紧迫。

腊子口，在藏语中意为“险绝的山道峡口”。它位于甘肃省迭部县东北部的岷山深处，南接茫茫草地，北通陇原沃野，从川西北进入甘肃腹地，千山万壑之间，唯此一罅可通。这条隘口最窄处不足8米，两侧是高达500米如刀劈斧砍的绝壁。谷底，水深流急的腊子河从深处奔涌而出，咆哮着穿过隘口。河面上，一座宽仅一米有余的木桥颤巍巍地架在两崖之间，却是连接两岸唯一的通道。当地人世代相传的一句谚语“人过腊子口，像过老虎口”，正是对腊子口之险的生动写照。

敌人正是看中了这兵家所言之“绝地”，视其为扼喉锁钥，在此布集重兵把守，企图把红军困杀于峡谷之间。国民党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接到蒋介石阻击红军的电令后，即令新编第14师鲁大昌部火速进驻腊子口，构筑工事固守，同时派第3军第12师唐淮源部前往岷县增援，防堵红军北上。

鲁大昌部沿峡谷两侧层层布防，更在桥头筑起一座坚固异常的碉堡。堡内排列有数挺重机枪，射击孔交错开合，织成一张无隙可乘的交叉火力网，将那片不过200余平方米的隘口封锁得密不透风。50多年后，美国记者哈里森·索尔兹伯里重走长征路，在《长征——前所未闻的故事》中曾这样写道：“今天任何一个能亲眼看到腊子口的人都会认为，这个据点是坚不可摧的。”

更令人心悸的是，当红军跋涉至腊子口时，陷入了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困顿。彼时，张国焘一意孤行，公然违抗中央北上决定，以个人野心裹挟部队，执意南下，企图分裂党和红军。北上红军则刚刚翻越了终年积雪的夹金山、跋涉过泥沼遍布的松潘草地，早已人困马乏、粮弹几尽。

内部的分裂危机如同利刃刺入胸膛，外部的围追堵截又似铁壁合围。闯过无数激流险滩的英勇红军，又一次来到命运的闸门前。

怎么办？一个大大的问号，悬在腊子口的上空，也压在每一名红军将士的心头。这不是方向选择的问题，而是生死抉择的当口。向前看去，如果短时间内打不通川甘交界这条窄如肠道的山口，红军就可能遭遇敌军四面合围的绞杀。回头望去，来路更是死地，若是退回茫茫草地、皑皑雪山，等待红军将士们的只有寒冷、饥饿与死亡。

退回，是万劫不复；犹豫，是坐以待毙；前进，唯有前进才能杀出一条血路，向死而生！

1935年9月16日，毛泽东等电令彭德怀消灭腊子口之敌：“该处是隘路，非消灭该敌不能前进。”

是的，红军无路可退；

是的，红军绝不后退！

二

1935年9月16日黄昏时分，峡谷早早沉入幽暗，只余天顶一抹铁青色的余光。忽然，腊子口方向传来了密集的枪炮声，那道横亘在生死之间的天险，终于亮出了它最狰狞的面目，攻克天险之战的序幕，就此正式拉开。

承担攻坚任务的是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，这支英雄的部队前身为1925年11月成立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，是我们党在军队建立的第一个党支部所在部队，在北伐战争中获“铁军”称号。在腊子口战役之前，红四团已经接连完成了突破乌江天险、飞夺泸定桥等重任，一路浴血鏖战、所向披靡。这一次险关当前，他们再度临危受命，在团长黄开湘、政委杨成武的率领下，义无反顾地冲向了这道生死隘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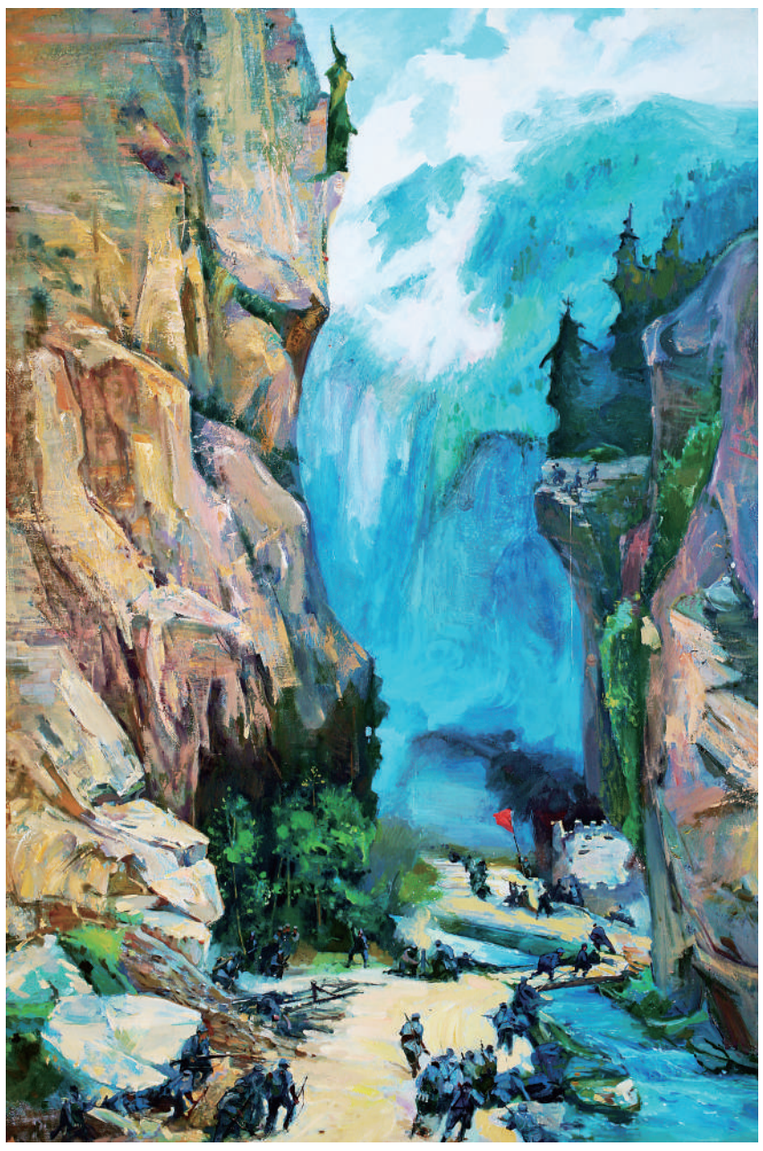
经先头部队与腊子口守军交火，黄开湘和杨成武已经认识到，想要攻克这道天险，只能智取，不能强攻。在对腊子口地形反复观察后，他们终于发现了敌人防线的漏洞：敌人的兵力大都集中在正面，凭借沟口天险进行防御，而在两侧峭壁上设防薄弱，且碉堡炮楼未设顶盖。由此，作战方案便形成了：杨成武率六连从正面强攻吸引火力，黄开湘带一连、二连从崖壁攀登迂回至敌人后方。

可那百丈绝壁，望之尚且目眩，又如何攀越？众人束手无策之际，一位被战友称作“云贵川”的小战士挺身而出，自称能攀上去。杨成武后来在回忆录中记下了他的模样：“身体结实，脸上略带赭黑色，眼睛大而有神。”他出身贵州苗区，自幼采药打柴，善于攀登各种崖壁。商议片刻后，决定由他先登绝壁，再以绳索牵引众人。只见“云贵川”赤足持杆，用铁钩咬住石缝树根与岩隙，如灵猿般一寸寸向上攀援。这一刻，峡谷中仅剩下水声轰鸣，战士们屏息凝望那个越来越小的身影——终于，他登上了崖顶。随后，他将绑腿布接成的长绳垂下，突击队员一个接一个攀上，总攻的序幕就此拉开。

夜深了，天像一口大黑锅似的盖住了山谷和河流，腊子河的吼叫声更为低沉。为了麻痹敌人，给攀崖迂回的战友们争取时间，六连从正面向敌人展开了猛烈的进攻。饥饿与疲累并没有击垮这群年轻人，他们个个如出鞘利刃，数挺机枪轮番扫射，枪管打得通红，喷射出的火舌烈烈翻卷，将峡谷的夜幕映出半边暗红。枪声被两岸千仞绝壁反复折叠，炸起一层层暴雷似的回音，震得山石都在微微颤动。刹那间，呐喊声、枪炮声、山崩石裂之声搅成一片，整条腊子河仿佛都沸腾了起来。

然而，地形实在太不利了，隘口太窄，兵力无法展开，正面强攻陷入僵局。凶恶的敌人以逸待劳，用机枪封锁独木桥，等到红军将士们稍微接近桥边就投手榴弹。数次强攻，皆被那暴雨般的火力生生压回。战斗的激烈程度，在亲历者后来的回忆中可见一斑。时任六连指导员的胡炳云曾撰文回忆：“敌人扔过来的手榴弹，一个个在地上乱转，炸裂的弹片和未炸开的（有的手榴弹没揭开盖就扔了过来），在五十公尺以内的崖路上铺了一层，有的地方已经堆了起来。”

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腊子口上空骤然升起一颗信号弹，划破暗夜——那是迂回成功的捷报，总攻的号角！黄开湘率领的突击队员从崖顶如神兵天降，居高临下，将一颗颗手榴弹狠狠砸向敌军无顶的碉堡。正面战场的六连勇士见状，猛虎般跃起，抡刀直扑独木桥。



突破腊子口（油画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馆藏） 崔开玺作

刹那间，峡谷枪炮齐鸣，刀光如练，上下夹击之下，鲁大昌部的防线崩溃，敌军如丧家之犬，魂飞胆裂，抱头鼠窜。红四团众将士乘胜追击，势如破竹，连破数道防线，一举拿下腊子口纵深阵地。

天色将明，彻夜不息的枪炮声逐渐稀落下来，最后几声零星的枪响也瞬间被峡谷吞没，取而代之的是腊子河一如既往的咆哮和山风掠过岩缝的呜咽。东方的天际泛起一线鱼肚白，一面浸染了烽烟的红旗在晨风中猎猎作响，如火炬般燃烧在刚破晓的天幕。

渐渐地，霞光越来越亮，将战士们坚毅的轮廓一寸寸照得清晰，也把远方徐徐铺展的大地一寸寸照得清晰——那是通往陕北的方向，是通往希望和胜利的方向。

三

1955年9月27日，北京中南海怀仁堂，新中国首次授衔授勋典礼在此隆重举行。

会场中，毛泽东缓步走过人群，不时停下来与熟悉的面孔打招呼。忽然间，他的目光落在了一张脸上。那张脸虽历经岁月洗礼，已添了不少皱纹，但眉宇间的英气还在。“你就是当年攻打天险腊子口的张仁初营长吧？这一仗打得好！”毛泽东快步走上前去，一把握住对方的手，声音洪亮而热切。张仁初愣了一下，眼眶霎时红了。他大概没想到，20年了，毛主席还记得他的名字，还记得他打过的那一仗。

是啊，为什么一生经历无数炮火与硝烟的毛泽东，在腊子口战役整整20年后，仍然对战斗中一位营长的名字和面孔都记得如此清晰？

因为，这场胜利的分量实在太重了。重到即便20年时光冲刷，那一道被撕开的天险，依旧像一把烧红的利刃，深深劈开这支队伍历史最紧要的关口处，刻进每一个亲历者的记忆深处。

聂荣臻后来在回忆录中曾这样谈到腊子口一役的重要性：“腊子口一战，北上的通道打开了。如果腊子口打不开，我军往南不好回，往北又出不去，无论军事上政治上，都会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。现在好了，腊子口一打开，全盘棋都走活了。”

一个“活”字，力重千钧。

这一仗，赢的不只是一座隘口，它使红军摆脱了被敌人四面合围的危险，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妄图利用天险“困死”红军的阴谋。更为重要的是，它重燃了一支处于绝境中的队伍的希望，在浓浓迷雾里为中国革命找到了光亮与方向。

自1934年10月从江西于都出发，这支队伍已经走了整整11个月。11个月，在历史长河中不过一瞬，于他们，却是用双脚丈量生死、以血肉铺就征途的漫漫长路。他们翻过五岭、抢渡乌江、四渡赤水、巧渡金沙江、飞夺泸定桥、翻越夹金山、走过松潘草地……走了一路，打了一路，也牺牲了一路。每一个人心里都亮着一盏灯——跟党走，去抗日！

万壑千嶂，敌人一路追剿，战略转移的道路何其艰难凶险。但是，这一切在红军突破腊子口抵达哈达铺后，开始发生彻底转变。在这座被誉为长征路上“加油站”的陇南小镇，一路颠沛流离的红军将士们终于拨云见日、校准方向。

在哈达铺的邮政代办所，红军将士们寻得一摞国民党报纸。其中一条《陕北军事形势转变 刘子丹徐海东有合股势》（刘子丹即刘志丹）的消息，让毛泽东等人得到了一个天大的喜讯——陕北有根据地，陕北就是红军的目的地，就是红军抗日的前进阵地！

9月27日，红军到达甘西北通渭县榜罗镇，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，最终作出把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的决策。

一子落定，满盘皆活；一步迈出，天地顿宽。

腊子口与哈达铺，中间只隔了不足一个星期的路程，却完成了长征路上最为关键的一次双重跨越。红军不仅走出了地理上的峡谷，更洞开了战略上的新天地。从赣南的绵绵秋雨到陕北的猎猎朔风，这支队伍走过了一条用生命铺成的路，也终于走到了一条通向未来的路。

从这一刻起，中国革命翻开了历史新篇章。一轮冉冉升起的红日，照亮了陕甘大地，也终将照亮整个华夏。

四

90多年后的今天，腊子口早已换了人间。

腊子口战役旧址如今车流不息、游人如织。阳光斜照峡谷，栈道上人影绰绰，脚步声、讲解声与山风交织。当年硝烟弥漫的峡谷，眼下已是一处庄重的红色课堂。几十面中国工农红军军旗沿栈道排开，在秋风中猎猎作响，像一簇簇跃动的火焰；崖壁上那些密密麻麻的弹坑，虽被岁月风化得圆润了一些，但依旧如同一枚枚嵌在岩层里的勋章，诉说着90多年前那场血与火的鏖战。

峡谷间，210省道穿行而过，将深藏于岷山褶皱里的迭部县与外界连通。蕨麻猪、苹果、羊肚菌……这些山里的物产顺着这条路运出去，财富与机会则沿着同一条路流进来。天险变通途，这片土地迎来了百年未有的繁荣与祥和。

但“腊子口”，并未远去。

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，习主席的嘱托犹在耳畔：“我们还有许多‘雪山’、‘草地’需要跨越，还有许多‘娄山关’、‘腊子口’需要征服。”

是的，“腊子口”早已不是一个地名，也不再局限于一段历史，而是一个隐喻，代表着每个人、每个时代前进道路上必然遭遇的难关。这些难关虽不再是悬崖与碉堡，却同样横亘眼前，同样陡峭逼人，仍需我们咬紧牙关、攀援而上。

所幸，90多年前峡谷里那些攀登过的身影也同样未曾远去。他们化作了这片土地最深沉的底色，化作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向上攀登时，脚下最坚实的力量。

今天，站在腊子口极目远眺，越过岷山层叠的峰峦，目光所及，是中国大地深广的沧桑巨变。在这片他们曾用鲜血和生命浸染的土地上，一个曾经积贫积弱的国家，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。

从当年“红旗到底打得多久”，到今天“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”，时间已经给出答案。100多年来，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顽强拼搏、不懈奋斗，成就了开天辟地、改天换地、翻天覆地、惊天动地的伟大事业，也铸就了绵延厚重的伟大精神！

这精神，是驱动中华巨轮劈波斩浪、一往无前的强劲引擎，是扎根大地、向上生长的坚定信仰，是亿万中华儿女勠力同心、攻坚克难、勇攀高峰的磅礴力量！它从历史深处走来，又向未来峰顶进发。

当下的中国，依然在攀登。强国强军伟业已经展开壮美画卷并呈现出无比光明的前景，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、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。但前路不会平坦，挑战不会缺席。

最险的路，往往通向最美的风景；最难的关，闯过去便是最广阔的天地。我们越是接近梦想，越需要那股逢山开路、遇水架桥的无畏气概；越是走向复兴，越不能丢掉那份向险而行、迎难而上的血性！

“世上无难事，只要肯登攀。”

这或许就是腊子口留给我们最为深刻的启示。

版式设计：方 汉